



职业本科 迎来 阵痛期



2022年6月10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首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举行。 学校供图

中青年的职业本科教育，在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继续就职业本科的发展发声。

过去5年，她是全国人大代表，连续向大会提交了《加快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加快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政策落地》《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等建议。郑亚莉说，探索创新职业本科的综合改革方式，可以破解解决职业院校发展的瓶颈问题，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吸引力。

从2014年起，职业本科进入到公众视野。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如今，我国职业本科学校现有32所，在校生12.9万人，2021年招生4.1万人。

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高职（专科）招生524.34万人，如果每年保持这个招生规模，意味着到2025年后，职业本科学校每年会招生50余万人。目前这一规模离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的目标还遥不可及。

虽然，各高职院校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无可否认，在近10年的探索中，职业本科办学定位应该如何确定、教育模式如何调整、未来如何提高社会对职业本科认可度等核心问题还悬而未决。职业本科，迎来了阵痛期。

今年全国两会，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关注职业本科的三位代表委员及相关专家，他们与记者梳理了职业本科的前世今生。同时，就职业本科的发展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职业本科教育规模如何实现

职业本科，高职院校早在探索。

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到，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去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施行，其中明确：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这意味着，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发展“天花板”被打破，为学生未来发展设计了新的路径。

这几年，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本科院校在5个专业上展开了本科层次人才的联合培养。

这种联合培养方式，用郑亚莉的话来解释，虽然学生在高职院校上课，但是学生毕业证书会印上普通本

科学校的印章。

郑亚莉介绍，这种培养模式需要两所学校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授课教师资源的分配、毕业论文的要求、校企合作如何安排等环节上沟通和协调。

问题在于，普通本科有自己的教育思维方式。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方式的主导权实际上在普通本科院校，而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难以凸显。郑亚莉说，在联合培养人才模式探索下，有“3+2”模式（3年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两年普通本科学校）分段培养和“4+0”联合培养模式（四年全部在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培养）。学生在高职院校读书上课，但是学生毕业证书会印上普通本科学校的印章，这不应该是真正的职业本科培养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许玲作为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对联合培养模式也有一个儿子的苦衷。

她提到，本科院校有教学评估和专业评估的硬性要求。以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为例，应用型高校的教学要求学生要达到160多个学分，即便联合培养的学生是留在高职院校培养，但是按照教学任务，只有修满了本科学校的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

联合培养的学生需要遵守两所学校教学模式的双重规范。许玲认为，从本科院校的教学流程来看，修学分是规定性动作。但在高职院校看来，这些课程占据了学生太多时间，给校企合作预留的时间更少了，不符合高职院校的教育定位。

对学生来说，读书上课是在一个学校，而毕业证上却写着另一个学校，那么学生还会有疑问，我的母校究竟是哪个？许玲看来，这种模式下培养的学生还存在身份认同的困惑。

优质高职能否成职业本科主渠道

所以，据了解，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联合培养的方式，无论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都存在无以为继的现状。

然而，政策要求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要逐步实现职业本科的教育规模，未来的办学模式如何走？职业本科的主导权应该交给谁？各院校培养方式如何探索？职业本科发展正迎来从试错到摸准方向的阵痛期。

去年5月24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给出了一系列信号：进一步加强职业本科教育的指导，明确办学定位、发展路径、办学机制、教育证书会印上普通本科学校的印章，这不应该是真正的职业本科培养方式。

至此，以谁为主来办职业本科好像已经有了清晰的方式，即支持一批优质的专科高职学校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

其实，许玲提到，最初有专家提到让应用型本科学校转型成为职业本科学校，但应用型本科学校的意愿不强，担心会影响未来招生和社会认可度。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该方案逐渐被淘汰。此后，便是以民办专科层次职业院校为主来发展职业本科，但因师资力量和代表性不够等问题也遭遇了重重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王红军对此也深有同

感，普通本科高校的重点在建设研究型大学，办高层次的职业教育不是研究型大学的主业和强项；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意愿不大，目前情况下承担职业本科教育的动力不足。虽然整体实力突出的职业院校有强烈愿望举办职业本科，但没有完成学校升格前，大部分职业院校无法从事职业本科教育。

2015年，教育部等3部门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遴选了部分试点本科高校探索应用型发展模式，开辟了实现本科职业教育的新路径。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谁来办，成为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的关键。郑亚莉认为，应该明确56所国家双高学校升格和举办职业本科专业是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这批学校办学基础良好、实力雄厚，类型特色鲜明，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其他形式是辅助。

多年奔走在职业教育一线，郑亚莉认为，职业本科应以优质高等职业学校举办为主，其他普通高等学校举办为辅。一方面，优质高等职业学校落实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意愿很强，举办职业本科的积极性很高；另一方面，优质高等职业学校，特别是“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已经有了较好的办学条件，基本具备实施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高标准建设职业本科学校和专业的要求。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设置的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部分专业，符合产教深度融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较高等条件的，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可以实施本科层

职业本科如何高质量发展

职业本科既是本科又是职业。铜仁学院院长侯长林认为，职业本科这个词既含有本科层次，又含有职业教育类型。因此，职业本科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处于同一个层次并同批招生录取，那么应用型本科高校就是一个绕不开的参照物。

职业本科不能成为应用型本科的翻版，也不能成为高职专科的加长版。侯长林认为，人才培养质量才是职业本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2021年3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印发，在科学分析产业、经济、岗位、专业关系基础上，对接新经济、新技术、新职业，更新升级一批现有专业、增设和适度超前规划一批新专业、淘汰一批落后专业、科学设置职业本科专业。目录共设置1349个专业，其中职教本科专业247个，调整幅度260%。

在郑亚莉看来，未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要优化提升现有专业，开设更多紧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的基础，通过与优质企业开展双边多边技术协作，共建技术创新平台，服务地方中小微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

专业更新升级背后带来的是对职业本科毕业生的技术期待。在经济快速发展时代，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度不断扩大。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显得至关重要。

去年6月，第一批职业本科毕业生走出校门。近一年过去后，王红军观察，学生的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研发、设计类等，对技术能力要求较高。从薪酬上看，职业本科毕业生普遍年薪在8万元以上，平均超过10万元。在王红军看来，未来职业本科要大力加强本科及以上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

职业本科院校既不能照搬高职院校基础课程，也不能照搬应用型大学的基础课程。在许玲看来，职业本科要打破教育惯性，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也要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形成新的教育体系。

郑亚莉建议，职业本科要保持职业教育属性即保持职业教育办学方向不变、培养模式不变、特色发展不变。坚持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定位。聚焦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教育。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高校的代表、委员从各自角度出发，阐述了自己心目中顶尖人才的顶尖培养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对于创新教育模式，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认为，目前我国创新教育推进过程中尚存一些问题：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自成系统，二者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连贯性欠佳；各阶段学校的创新素养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不足，基础教育应试导向严重，重知识灌输轻问题探究，高等教育偏重于技术应用，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不够；政策、机制等层面还未形成有利于创新教育的合力。

为此他建议，在大中小各阶段贯通推进创新教育模式，统筹推进大中小学创新教育模式改革。通过锻炼学生围绕一个问题或项目，运用多学科知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培养拥有科学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拔尖创新人才。

同时他还提出试点建设科技高中，探索大学与高中教育相衔接的新型人才贯通培养模式，超常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教育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区域，探索大学、地方政府和基础教育系统三方共同设立科技高中或特色班，选拔对基础学科有浓厚兴趣、有天赋、有潜力的高中生学习相关专业与学科，甚至先修部分大学课程，培养学生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学习能力、科技实践能力、创新革新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和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一致把目光放在了特殊潜质学生的长链条培养模式上。

金力认为，当前应发挥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全周期、全方位、个性化支持引导人才发展，让资源跟着人才走。同时，探索拔尖人才培养改革，一方面让关键少数发挥关键作用，保证战略科学家、顶尖人才负责制落地见效；另一方面，要探索超常规、长链条、开放的面向未来顶尖人才培养模式。

梅兵也认为，我国应在守牢教育公平底线的基础上，对具有某学科超常潜质的学生进行特殊培养，为他们开辟和畅通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培养的绿色通道，满足科技创新所急需。

简单地说，就是对于面向未来的拔尖人才培养，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以拔尖育拔尖。丁奎岭说，对整个教育体系来说，基础教育是基础研究的底层基础，要持续提升基础教育教师的培养层次，以拔尖的基础教育教师培养未来的拔尖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特别关心创新、自主和体系3个关键词。用他的话说，归根结底是创新人才如何发掘、如何培养、如何为其创造生存土壤的问题。

这么多年来实践下来我们发现，针对那些在某方面特别有潜力的学生进行一体贯通式的特殊培养，是有道理的。上海实验学校的学生用10年时间读完12年的课程，小学只读4年。戴立益说，从目前来看，其探索比较成功。像这样的学制，我们是否还有再扩大试点或者突破的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能源化工过程智能制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钱锋从工科人才培养的小切口指出，工科领域的核心人才需要创新模式来培养。他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加快构建数字经济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与机制的提案》。

钱锋说，我国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周期较长，高校对学科专业设置自由度不高，学科专业结构往往滞后于知识更新和实际需求，理论教学与工程实践内容的前瞻性仍有欠缺，无法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工程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无法满足卓越工程师培养的需求。此外，高校各学科专业之间的壁垒阻隔了跨学科知识体系的建设与实施，教学资源在学科和专业之间缺少流动和共享。从高校的工程管理来看，工程实践导向不足，培养模式单一化，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无法支撑对复合型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

目前，高校教师多数是从学校到学校，工程实践经验和能力不足，工程教育仍存在较严重的工科理科化现象。钱锋指出，工程教育领域重科研、重论文、轻教学、轻实践等现象突出，高校现有的考核评价机制不利于建立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

未来的工程学科，在钱锋眼中应该是这样的：工科生可以修读“工科+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双学位、主辅修的课程，他们既要掌握工业生产、工艺、控制、装备、研发、质检等专业知识，也要了解物流、法律、环保、安全、项目管理等多学科知识。他们的导师应该是制造专业与信息技术领域跨学科的“双导师”或“导师组”，让学生有机会与不同专业的导师、校企导师等共同开展工程实践问题的研究。

两会 顶尖

顶尖

什么

开在儿童医院病房里的学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霖

着她说她最棒。

那一刻，真是瞬间被融化。一个小霸王顷刻化身魔力小暖男。小孩的世界真是纯粹呀，喜怒哀乐皆可恣意展现，真自在！不过，最希望的还是这个世上少些病痛，祝愿生病的他们可以早日康复，享受更多的幸福和自在！课程结束后，姚秋兰在朋友圈写下感慨。

医院社工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有些孩子会觉得我生病我最大，出现了任性、沉迷手机游戏等不好的行为习惯；而家长为了让孩子们好好接受治疗，会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这种时候，通过课堂活动给孩子进行正确的行为引导、情绪管理，是非常有用的。

彩虹湾的课程都经过特别设计。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教师徐晓霞是彩虹湾病房学校教员、常驻志愿者，也是从2016年开始参加项目的元老级人物。她告诉记者，学校刚成立时，教师们成立了教研组，设立了中文阅读、英语阅读、思维训练和DIY创意设计课，并面向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提供一对一课程。

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教师发现孩子们的年龄和身心状况差异比较大，不能按普通学校行政班的思路授课，逐渐摸索出了以绘本为载体、情境教学、为照顾患儿心理，教师还会采取语言、贴纸等方式加强对孩子的激励。

目前，参与项目的19所学校以共享文档的方式排课表，带来各校的特色校本课程，把知识、心理、思想和行为规范等内容传递给孩子们。这学期的课程围绕认识我自己、我爱我的家、我的祖国、我和世界、身边的

科学等主题展开，目的是引导孩子们加强对自我、家庭、人际关系、国家等的认识。

2月28日的课程主题是我和我的小伙伴，由上海市实验幼儿园的三位教师志愿者负责，带十几名孩子阅读绘本《笨拙的螃蟹》，并完成手工。

90后教师严一凡告诉记者，这是一次关于发挥本领帮助别人、绘本教学，如果在幼儿园内，主要进行语言活动；考虑到患儿们的身体状况和混龄的特点，教师们加入了螃蟹操内容，能让大家一起学一学、跳一跳。

在儿童医院，有的患儿不愿参加集体活动，或因为身体状况无法参加，教师志愿者就会进入病房，为孩子单独上课。徐晓霞记得，有个六七岁的男孩看到病房学校的海报后很想参加，可是身体状况不允许。从儿童医院得知男孩喜欢动手、想上理科课程后，她所在的学校找到了有特色的课程乐高课。后来，教师进入病房为男孩一对一上课，课后还把拼完的小鸭子乐高送给了男孩。

医院社工说，彩虹湾给了孩子们感受校园、感受师生互动、与同学交流合作的机会，体会到社会的关心和善意，在孩子们的心里埋下一颗爱的种子。

有个9岁的孩子因为休学接受治

疗，已经远离课堂很久，而现在他是彩虹湾的头号粉丝、志愿者教师的小助教，会在每次课程开始前帮老师一起邀请病房里的小病友。更重要的是，彩虹湾上课的形式和学校一样，这增加了家长们的治疗信心，相信自己的孩子在完成治疗后能顺利回归到原有的生活中去。

对所有参与服务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来说，病房里的孩子们让他们看到了生命的顽强不屈和爱的力量。疫情期间，尽管彩虹湾线下课程关闭了一段时间，但教师志愿者们参与服务的热情依旧高涨，为孩子录制了线上视频课。

截至2022年，彩虹湾已开设412堂线下课程志愿服务，有858人次教师志愿者加入，534人次医护志愿者参与，惠及患儿3752人次。

在徐晓霞看来，彩虹湾是有温度、有质量、可持续且可复制的公益项目。我们有专业的教师提供专业的辅导，又是对方所需要的、真正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服务，是双向奔赴的。教师下课后就近过来做1小时的志愿者，既充实、有成就感，又不至于负担太重，这样的模式值得推广。

目前，上海已有不只一家医院借鉴彩虹湾的模式，联合医院附近的学校，探索医教结合公益项目。



2月28日下午的彩虹湾病房学校课堂，教师志愿者带孩子们做手工。 上海市儿童医院供图